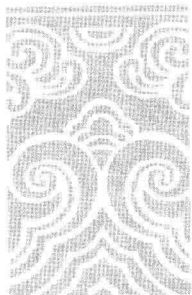


顧炎武全集

12

顧炎武全集

12



天下郡國利病書(二)

黃 珣 顧宏義校點

校點說明

一

無論在生前還是後世，顧炎武都以博極古今稱譽於世。據潘耒說：「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歛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錄序）至清中葉，「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唐鑒學案小識卷三翼道學案崑山顧先生）。

「星宿羅胸富，山河指掌陳。」（題亭林先生遺像，錢邦彥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附錄）這是亭林鄉人李以峙的讚歎。在顧炎武百科全書式的學養中，最爲人稱道的，一是音韻之學，一是地理之學。衛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李光地顧寧人小傳，榕村全集卷三十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蓋地理之學，炎武素所長也。」（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九史部二十四地理類一）張之

洞主修的（光緒）順天府志，也說亭林「博極羣書，最明於地理之學」（卷一百二十二藝文志一）。與此相應的是，在顧炎武衆多著作中，公認成就最大的便是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顧炎武應鄉試再次落第，從此無意仕進，退而讀書，開始編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其自序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顧炎武自京師抵山西曲陽，謁恒嶽，至井陘。是年七月，天下郡國利病書完稿。歷時二十三年。

不過從現存的原稿看，有些材料顯然是在康熙元年以後補入的。在原稿第三十二冊雲貴交趾中，連載「康熙四年五月，平西王吳三桂奏水西已平，擬將隴胯、的都、朵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康熙六年三月，改烏撒土府爲威寧府，又于雲南設開化府」；康熙十年十二月，貴州巡撫曹申吉奏龍里一衛，舊設貴陽府廳官一員，分理民事，後裁廳歸府，而驛遞全責衛官，今宜改衛爲縣」等史實。可見原稿的修訂，在康熙十年以後仍在進行。

在原稿雲貴交趾總輿圖說中，有這樣兩句話：「至於明而符竹始分，迨我朝而規制乃備。」相對於前「明」字，下「我朝」應指清朝。此總輿圖說應爲清人所作。

原稿「蠅頭小楷，密綴行間，楮墨具有古氣」（黃丕烈天下郡國利病書跋），「皆細行雜鈔，不出一手。以朱筆校改誤字。其每件後時有零星小件，則行書密行增入，無誤字。然則朱改及行書，或亭林筆也」（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三）。王頌文跋利病書云：「全書三千零六十三葉，多經朱墨校點，有旁注，有增輯，蠅頭細楷，先生手注者近三百葉。」如：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陽，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亭林據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一改「陽」爲「海」（原稿第一冊北直上）。

「西南經金鉤、馬家港、大夫港入官渠，西南經豐潤縣胥官莊入於海。」亭林據畿輔安瀾志陡河沙河改「鉤」爲「溝」，改下「港」爲「垞」（原稿第二冊北直中「灤州」）。

蘇州府志藝文門引顧炎武嗣子衍生語：「利病書」今傳寫本三十四冊（黃丕烈跋），現存原稿正與此相合。但其中第十四冊，則在乾嘉間即已闕失了。「府志載是書爲一百卷，而外間傳寫本又強分一百二十卷，今觀原稿，並無卷次，則分卷之說俱不足信。且各省先後傳寫本，不復如原稿次第，即所缺之第十四本，或居十三本河南省之後，而缺在河南；或居十五本山東省之前，而所缺在山東，皆不得而知之也」。「今十五本從新店淺云云起，決非完書。取傳寫本相對，山東省有起處數葉，河南省亦於起處多兩葉，余爲錄入，非敢僞爲也，亦補其所當補耳」（黃丕烈）

跋。

利病書本是未定之稿，亭林自序已云：「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可見除第十四冊整冊闕失外，其他各冊散佚之文，還有不少。

菰中隨筆後附衍生所列亭林著書目錄，謂「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與蘇州府志所載不合。晚清張穆的顧亭林先生年譜、馮桂芬的同治蘇州府志，亦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不過一百卷本後來很罕見。據阮葵生說：「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此書未成，按今傳寫本三十四冊，未釐卷次，乃徐健菴家抄本。」（茶餘客話卷九）阮葵生生於雍正、乾隆年間，與徐乾學歲月相隔不遠，或有所據。可見利病書的鈔本，在亭林謝世不久即已出現了。

李因篤詩云：「獨樹三吳幟，旁窺兩漢濤。經邦籌利病，好古博風騷。」自注：「先生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百廿卷。」（雁門邸中值寧人先生初度，亭林先生同志贈言）這種說法在當時也很罕見，顧炎武其他友人的著述中，未見有相同的記載。一百二十卷本，均見於乾隆以後，以後各種鈔本，確實分爲一百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二史部二十八地理類存目一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從卷數看，應該也是鈔本。

儘管顧炎武在身後始終享有崇高的聲譽，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的一些著作都被列

爲禁書。利病書中觸犯時忌之處也不少，加上此書篇幅浩汗，在嘉慶之前始終未有刊本，四庫全書也僅列之存目，故雖有各種抄本，覆蓋面終究不會太廣，因此爲文人學士所珍惜。秦瀛在乾嘉年間購得天下郡國利病書的鈔本，「寶藏之」（已未詞科錄）。與其同時的法式善，在拜訪後來位至相國的英和時，也曾力勸英和收購利病書的抄本（存素堂詩初集錄存卷十二訪煦齋侍郎於樂賢堂長話語及顧寧人郡國利病書勸煦齋購之）。

現存天下郡國利病書鈔本有濂溪堂抄本、萃古齋抄本、樹萱堂抄本、二餘軒抄本、烏絲欄抄本等。傳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載：

明季郡國利病全書一百二十卷 明顧炎武撰

清乾隆時吳郡人士所寫。內有顧莼手寫一冊，翰墨工雅。餘卷亦多寫者姓名，字亦雅麗。（余藏）

顧莼，字希翰，號南雅，長洲人。嘉慶七年進士，官通政司副使。工書善畫，敢言自任，人稱君子。有畊硯田齋筆記。

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標明第一本朱成五抄，沈蕉雨校。第

八本(含卷四十七)沈霽夫錄,吳蘭江校。第十三本(含卷一百七)鍾克江錄,吳蘭江校。不過從現存的鈔本看,上述情況很少見,大多數鈔本都無序無跋,更不知抄者何人,抄於何時。

阮元說流傳的利病書,「強半爲抄手割落,……民間無從是正」(歷代宅京記序)。從我們校勘的情況看,雖然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嚴重,但也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據汪輝祖說,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他在吏部候選時,「王惺園師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病榻夢痕錄卷上)。平江徐擷芸曾於乾隆七年,托人購錄利病書一部,發現錯誤甚多。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丁晏自高郵王氏購得此書,「計一百二十卷,附小傳一卷。卷中夾有條批,校正精確,疑出伯申手筆。獲之狂喜」(清烏絲欄抄本天下郡國利病書丁晏跋)。伯申爲著名訓詁學家王引之之字,其批正當然彌足珍貴。可惜的是,像這樣的校勘文字,現在已難以見到了。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繼各種鈔本之後,又出現了木活字聚珍本天下郡國利病書。成都人龍萬育(燮堂)有活字板,喜刻書,在他刊行的不多的幾部大書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數文閣本天下郡國利病書。至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僅隔二十年,該本再版,龍萬育特作一跋,以申刊書初衷:「惜未鏤版,傳寫多訛。……於嘉慶十四年用聚珍版排印,閱春秋一易,得書一百二十部,非敢以訛傳訛,竊以博雅君子閱之,詳加釐訂,則亥豕魯魚之疵,得此而止。」

龍萬育本確實依據他校,改正了原稿中的一些錯誤。但據顧炎武說,爲編撰利病書和肇域

志，他「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肇域志序），歸莊也說，爲編撰利病書作資料準備，顧炎武「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縣書及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一考證」（歸玄恭遺著爲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而龍萬育用以他校的僅是一百二十部常見書，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何況還有很多常見書，龍萬育都未用作他校，以致存在一些妄改、妄接、妄補之處。還有一個較顯著的問題是，原稿夾註都用小體字，而敷文閣本常變爲與正文同樣的字體，由此引起二者之間的混淆。

就目錄、版式、卷數及文章排列的順序看，敷文閣本所據底本應該就是一百二十卷抄本。與濂溪堂本比較，二者的目錄完全一致。版面都是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也有一些小的差別，如濂溪堂本與原稿一樣，每篇之間均有空行，而敷文閣本則連排。

將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天下郡國利病書，與敷文閣本作比較，不僅每卷前列書名、卷數、篇名（如「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諸番」等），與敷文閣本相同，而且在不少細微處都相似。如敷文閣本卷一百七雲南一引隋書志「予親見之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該本於「蠱」字前亦空一格。當然也不盡相同。而將國圖所藏清鈔本郡國利病書，與敷文閣本作比較，如卷一百七雲貴形勢，二者在版式、分段乃至一些空格，也都基本相同。

龍萬育本雖不精善，但由於是刊本，流傳畢竟要比鈔本便利得多，在當時也有一定影響。與其同時的李兆洛，就提到龍刊本利病書。張穆的顧亭林先生年譜，在後面附載亭林著書書目時，也只說：「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有四川龍氏聚珍版本。」這裏所說的一百卷可能有誤，現在所見的數文閣聚珍本，都是一百二十卷。

龍萬育所刊印的數文閣聚珍本，有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道光三年（癸未，一百二三）、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二）本。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有雅鑒齋木活字本，扉頁題「道光甲午山東省城雅鑒齋重仿刊聚珍版」。前有乾隆甲午仲夏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序，嘉慶十二年二月陝西興安府知府龍萬育恭紀，直隸大興縣乙卯科舉人陳元鴻、四川華陽縣戊午科舉人龍萬齡、四川雅州府蘆山縣教諭龍萬章校刊，可見該本出自數文閣本。但字體、版式均與數文閣本不同。如數文閣本卷二「衛名同者」等條內小號字，雅鑒齋版改爲大號字。

此外，清末民初一些常見的利病書刊本，如光緒己卯（五年，一八七九）蜀南桐華書屋薛氏家塾修補校正足本、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上海二林齋鉛印本、光緒庚子（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廣州廣雅書局刊本、光緒辛丑（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上海圖書集成局鉛印本、光緒癸卯（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上海益吾齋石印本，以及光緒年間慎記書莊石印本，也都出自數文

閣本，書中都附有道光三年或道光十一年龍萬育跋。

二

在對現有利病書的調查中，發現華東師範大學所藏清抄本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格外值得注意。

該書封題「闕逢困敦歲吉月濂溪堂集」。六十冊，六函。闕逢困敦歲爲甲子年，吉月爲正月，即此書成於甲子年正月。有清一代，共歷四個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那麼，濂溪堂本究竟成於何年呢？

下面是校勘亭林原稿和濂溪堂本、敷文閣本所作的部份記錄：

「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敷文閣本作「敵」）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敷文閣本作「邊」），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勞堪京都形勢說）

「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深，以限胡（敷文閣本作「敵」）騎馳突。」（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大學衍義補「今京師切近邊塞」）

「蓋善用中國之長以制虜（數文閣本作「敵」），此上策也……知祖宗所以逐胡元（數文閣本作「元兵」），則知今日之所以爲戰守矣。」（原稿第一冊北直上葉夢熊神銃議）

「宣大以貢市弭兵，九邊晏然，胡（數文閣本作「北」）馬不敢南牧。」（通計九邊之鬪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虜（數文閣本作「敵」）。……然或聚虜（數文閣本作「敵」）數萬直趣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當其什一，所謂無所不寡是也。」（原稿第一冊北直上汪道昆輔兵議）

「凡伺虜（數文閣本作「敵」）者，入胡（數文閣本作「邊」）地爲偵候，初設以東西虜（數文閣本作「敵」），而豈爲三衛乎哉？三衛我藩籬，即我之耳目，而乃爲二虜（數文閣本作「邊」）心腹，則我之耳目眩矣。」（原稿第二冊北直中永平府志路營郭造卿曰）

「漢之永昌府，自胡元（數文閣本無「胡」字）以上皆爲府治。」（原稿第三十二冊雲貴交趾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數文閣本作「逆」），終建大勛。」（原稿第三十三冊交趾西南夷「安南國古交趾也」）

「我中國爲胡人（數文閣本作「他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數文閣本作「戎馬」）布滿四方。」（原稿第三十三冊交趾西南夷「占城國古越裳氏界」）。

「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數文閣本作「敵」），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爲藩鎮。」（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周弘祖燕京論）

「虜（數文閣本作「敵」）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虜（數文閣本作「敵」）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勞堪京都形勢說）
「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數文閣本作「敵」）馬不得直馳」（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大學衍義補「今京師切近邊塞」）

「若虜（數文閣本作「敵」）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五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原稿第一冊北直上葉夢熊戰車議）

「嘉靖二十九年，復道虜（數文閣本「敵」）入，直逼京都」，「開平陷入虜（數文閣本「敵」）庭，大寧徙之三衛」，「虜（數文閣本作「敵」）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原稿第三十冊九邊四夷薊州論）

「朵顏等衛夷人（數文閣本作「使人」）進貢，一年往回六次。」（原稿第一冊北直上薊州志貢夷，數文閣本作「貢使」）；

「國家約束諸夷（數文閣本作「邊」），通之款貢，固云開柔遠之門，實以寓羈縻之術。」（原稿第一冊北直上玉田縣志開發貢夷議）

「狡夷」數文閣本作「外國」」以此收捆載之利，而不能禁夫暴之使不作。」（原稿第一冊北直上玉田縣志開發貢夷議）

「東至三岔河三百里，東北至屬夷（數文閣本作「國」）福餘衛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屬夷（數文閣本作「國」）泰寧衛界三百二十里。」（原稿第一冊北直上四鎮三關志遼鎮疆域廣寧鎮）

「此爾夷家（數文閣本作「民家」）事，須靜聽處分，無擅興兵甲。」（原稿第三十二冊雲貴交趾，江東之參處安酋書）

「自萬曆三十年後，建酋（數文閣本作「人」）頗稱跋扈。」（原稿第一冊北直上玉田縣志開發貢夷議）

以上各條，凡涉「胡」、「虜」、「夷」、「酋」等字，數文閣本均以犯清之忌而改動了，但濂溪堂本則都依舊不變。

又如：

「永順司，國朝（數文閣本作「明朝」）洪武二年內附，陞爲宣慰使司。」（原稿第二十五冊

湖廣下永保總說)

「國朝」(數文閣本作「明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原稿第三十一冊雲貴滇志)

「圖經云：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也。本朝」(數文閣本作「明朝」)築城浚池，以爲垣蔽。」(原稿第二十四冊湖廣上「承天府春秋時鄆郢名都」)

「保靖司，本朝」(數文閣本作「明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陞宣慰使司。」(原稿第二十五冊湖廣下永保總說)

「本朝」(數文閣本作「明朝」)芟鋤梁段，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原稿第三十二冊雲貴交趾屬夷)

「聖朝」(數文閣本作「本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原稿第三十二冊雲貴交趾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皇明」(數文閣本無「皇」字)改置布政司，領府十二。」(原稿第三十一冊雲貴沿革)

「皇明」(數文閣本作「前明」)置雲南布政使司，聲教之盛始此。」(原稿第三十一冊雲貴沿革論)

「皇明」(數文閣本無「皇明」二字)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原稿

第三十一冊雲貴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

「逮聖祖（數文閣本「聖」上有「明」字）坐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兵革已二百年矣。」（原稿第二十四冊湖廣上「武昌府地據津要」）

「高皇帝（數文閣本「高」上有「明」字）於此首殪偽漢，成萬世鴻業。」（原稿第二十四冊湖廣上「黃州府於三國爲魏重鎮」）

「昔天兵（數文閣本作「明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普定；潁川督西師，戰烏撒。」（原稿第三十一冊雲貴烏撒入蜀舊路）

以上各條，可見原稿凡涉「明朝」和「明帝」，都用敬辭，在前空一格。濂溪堂本全依原稿不變，但數文閣本則都作了改動，原空一格處，也都連接。

又如：

「曰宇內一切真人，一切出世佛，皆繇滇出，欲滇人無好佛好玄（數文閣本作「元」），不可得也。」（原稿第三十一冊雲貴「滇之產」）

「相傳玄奘（數文閣本「玄」作「元」）歸自西域，暴經石上，下關濟大渡河。」（原稿第三十